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八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庭為急在内之賊惟嚴嵩為最邊庭者疆圉之患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絶之先敢以嵩之專政

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

差人絡繹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

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别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恵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恵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

含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矛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

之葢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册名曰嘉靖疏
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
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
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葢君
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恐父逸子勞之爲世
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
政滋獘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

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禀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紏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别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内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

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

之不明蒿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

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黄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輩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

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
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
年張達等陣亡正西戎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
心選一良將西戎閧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
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咯扎爾軍功世蕃
亦得以此陞官麽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
之功矣乃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嘗自嘆以
為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

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肬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身是致敵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戎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

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且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辨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

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乜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用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

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

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剥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致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致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

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疆埸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

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厲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貽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葢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

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
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左右侍從之
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
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歔之聲遊觀燕
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
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葢先有人以通之也
是皇上左右皆賊嵩之閒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内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

之士孰無親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愞圓融出自門

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嗾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恐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

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傳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依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

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刦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

鬻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
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
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
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
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
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
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
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

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請斥添祀疏　　唐胄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襃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貽示萬世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大典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言惑

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愼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説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盖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壼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楨

曹良臣康茂才吴復孫興祖俱現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盖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勲

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柦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禄各二千五百户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鳯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黄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

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徳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徳勝之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祭于大蒸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與祀而

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眔至侯非不大
又以武弁詩書大倫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
勛今日之祗奉眷顧且能奏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
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于不知其情雖輕
而于我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
若漢高祖唐太宗之于其身漢明帝之于其父光武皆
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
勞素孚于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翊戴

之力雖俱不負于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黄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晝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題尤精如六王元勲配享廟祀兩聮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

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吴良吴禎康茂才吴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令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開國亦當俯首斂避况後以南征

而敢啓口也哉伏賴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恱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于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國朝之一代禮樂崇隆於聖明之世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冐瀆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胎明神人恱服矣

講求財用疏　選兵鑄錢積穀　　靳學顔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兵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於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

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鋩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觧贓

罰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廵按臬司守廵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寃抑者鮮矣若廵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唯關軍情邉事地方利獘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廵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于理財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之用兵一開

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絀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盖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

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歷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絀之故佞人得以翕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

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邉防解嚴敵計日容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决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于南

望北斗彼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治兵不過四十萬人比後烽火日警叛𧾷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人疆宇蹙廹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緡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

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馬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疏槩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

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窒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其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聖祖垂統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

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内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名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强敵日臨所以外捍而内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内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名募見伍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强勁而當矢石者非

名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覈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名募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某

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
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
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
異用也而酌量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
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
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之觧
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
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塲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

乃兵之實也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黄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敵視邉兵易與耳然邉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邉兵雖邉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雖瀕死尚兾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邉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冦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内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

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吏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已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

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内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民籍屯牧

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無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凡夫民之輸筋脊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撥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盖六千人其始一民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

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責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户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令不過

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
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
邉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内之兵以此兵二
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邉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
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邉兵同一坐食
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
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
容忍焉一不至較哉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

日一遇嚧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焉為繫甚重乃今懷生顧養銷輭積弱為邊兵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羌戎威蠻貊者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

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戍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敵騎雖衆即敢扣𡾰巖而摇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

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失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

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嵗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

用與銀異質而通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蓋無益也

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

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

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
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
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
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
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
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
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
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

令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

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
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
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
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
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
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為
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
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

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産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産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軌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户則平給脚價如是而患無材

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辨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先朝

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
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名而
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
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
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為奸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
一曰豪家盖藏不便此數不便者于小民無與也臣竊
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廠衛不先之于賣
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

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黃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豈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

付催夫催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

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輙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税糧課程贜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

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遠方怵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

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四邊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

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頼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

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榮而所慮者人意
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輙以爲無益有損焉
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
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
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
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
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

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葢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税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葢富貴者必田多田多則税多税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

則中歉賑極貧大歉及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轉徙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

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若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

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四

明文海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五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九

乞創立以存根本疏王漸逵

臣卧病荒濱每讀朝報及聞之傳言有以見陛下英明之資大有為之主故其志之運用才之操縱逈出於尋常流輩之外視彼之因循致蠱而昧夫變通之宜委靡不振而失夫剛斷之柄者大不同矣葢自古人君必有

非常之志有非常之才然後能建非常之業以陛下之志之才斯古今所罕得者欣慕至治慨復古制不自處於漢唐以下之主陛下之志可覘矣然臣近聞有所建立僅得古人枝葉之槩而臣下之所與區處講畫者亦皆以枝葉相聞其本根大節則未之究也夫古人之用所以創制立法能致一世之治其意蓋有所主不得其主而徒曰我創制立法以求合夫古人斯召亂之道也所謂主者本根大節之謂也所謂法制者枝葉之謂也

且夫今之士者之爲文章尤必先定其主主一立則條貫分析枝葉可得而生也且陛下前之所建立臣不知主之所出者何如將欲慕古人之良法而徒以合之乎抑亦求古人之善治而施之今乎陛下盍反求於吾心思天之所以立君者何如人君之所以受天之命者何如如此則有以得其所主者矣所主既立則盡取古人之法制而厥之天下不以爲非其有不合則盡變古人之成法而更新之天下不以爲過今不立其主不究夫

本根大節之歸而徒紛紛於枝葉一二之合使淺學之士橫噓而議之至比為王莽宇文泰之流并古聖主之法制而盡掃之則陛下益有以啟之也陛下誠能有志於上古之治日與二三輔臣及侍從講讀之官相與發明上天之所以立君為民之意熟究而推合之勇志而力行之寧學聖而未至不以後世之主而自安寧以一夫弗獲為已病而不以一時之利為已功是乃周公三王之思孔子集四代之制也由是而推此心以達之則

郊祀之分乃所以敬天蠶耕之親乃所以勸民禮樂教化之作必將如二典之所書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豈淺學曲見之可能測其萬一哉臣伏覩陛下之志之才誠超後世之主而又慨陛下與輔導之臣不能先其本根大節之究竟而徒泥於枝葉之紛紜啟淺學之議滋天下之惑故不揣冒昧上達惟陛下思而行之則天下生民幸甚聖王之法制幸甚

議禮奏稿 羅虞臣

奏為遵明旨陳鄙見以正儀禮以昭聖德事近該禮部
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既卜
吉宜速奉造但時非古比或有以皇兄后喪為不可即
舉行者爾禮部還行部院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
了來說不許面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臣有以仰見陛
下之心之明且虛也夫有虛明之心者然後可以語禮
可以事神臣又有以仰見陛下之治之可以比唐虞三
代之盛也臣愚以為禮官之議必能上奉明詔而宣陛

下虛明之德於天下也然昨見邸報禮官之議與臣私心相刺謬始自驚駭臣妄以為禮官之負陛下多矣原禮官之意豈不以為祖尊也后卑也建廟重也而叔嫂之無服喪輕也后卑於祖而祭重於喪明不可以卑廢尊輕奪重也臣竊以為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名號繫於臣民已久則尊孰有過於天下母乎莊肅皇后雖今尚在大行然自他日而言將不為宗廟之主乎陛下於莊肅雖無服制然自群臣而言將不為斬衰之服乎禮為

天子之后服齊衰齊衰者三年之服也何以服齊衰有母道也則天下之重事孰有過於三年之喪者乎莊肅母儀天下幾三十年而諸臣受禄食土於武宗之廟者亦十六年故諸臣之為斬衰謂其有君臣之義也謂其有受禄食土之恩也義則為之服恩則謂之衰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者也今陛下將建九廟而行告請之禮其所執事於文廟與所董役乎百工者將非在朝之諸臣乎在朝之臣其將有不以母視莊肅者乎諸臣以母視

莊肅則新喪未久哀泣未廢而使之從宗廟之役其將以喪服乎以嘉服乎凶服不可以入宗廟以嘉服則非居三年之喪者所忍服也傳曰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臣見諸臣之心必有赧然而愧戚然而不安者矣或者又以為營建主自陛下無妨於羣臣則曰陛下以孝教天下者也陛下之孝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所式也後世之所觀也何不教諸臣以成其孝而遽為之奪其情從宗廟之役以使陛下之朝有失禮之臣哉陛下於

莊肅本無服制禮曰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叔嫂之無服葢推而遠之也然人之情聞嫂之喪則未嘗不慼慼則未嘗不哀故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弗服之者制也哀者情也情不掩義制不奪恩陛下於莊肅之喪既輟朝叅矣徹鐘鼓之鳴矣又素服而奠矣則陛下之情必有慨然之色愴然之容表見於儀禮之中非直循故事為觀美於臣下已也今去告廟之日僅浹旬耳臣以為陛下之心志未能即緜慨愴未能即平而遽行浩請之禮

非所以專致精明而交於神明之義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有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三年之喪不祭其先祝取羣主而藏諸祖廟以待卒哭所以象生者為凶事而聚也明哀悲之情人鬼同也武王有營洛之志而未遂周公輔成王理天下以畢其志而命名公相宅經營却在嗣位三年之後喪服之外則何者以為喪服未廢未宜以吉卜也今皇后之喪既為天下臣子三年之服則告請之禮未

可即行建造之工在所當緩而禮官之議顧欲舉吉禮於喪服未卒之内無乃與周公孔子之指為相謬乎况禮有經變有同異故君子之於禮據經而審變合同而流異是故可以已而已者禮之常也不可以已而不已者禮之變也若顧命冕裳之被伯禽金革之事皆禮之變也是不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今告請之禮蓋自陛下之建廟始也其告典非循舊之制其日月非不易之期使再卜日而行又非後時之慢也莊肅之喪既以日易月

則所諱者不過旬月間耳而獨不可以改卜乎與其用喪失禮以求吉孰若去喪而得禮之為吉也是可以已者也禮官循衆附會首為不可緩之説以欺陛下臣不知其所指矣昔魯有事於太廟公子遂卒及繹萬入去籥夫有大夫之喪而繹已去籥矣君子猶以為可以已繹也可以已而不已曰猶繹譏之也以大夫之喪而猶廢宗廟之繹而况於天子之后乎禮官之議臣不知其所指矣夫志敬而節具者謂之知禮志哀而居約者謂

之知喪今禮官忘皇后之喪而從吉禮謂之知喪可乎以哀戚之餘而奉陛下以見太廟之主謂之知禮可乎含哀與敬而號其禮曰可以傳天下觀後世可以彰陛下虛明之德也臣則不知矣臣愚少不知學淺見荒識安敢自謂能與知禮之末但由臣之說則考之古而有據揆諸心而得安由禮官之說則事無明徵而道有強心矣陛下倘以臣言為可採擇萬一收回成命仍敕禮官待畢喪之後再擇吉日相度建工則天下後世將以陛

下之孝於宗廟厚於莊肅而優於小臣也如此一舉而三善具矣臣欽誦陛下有各盡所謂之旨而禮官不能悉心正詞援引古典以當陛下之意是以不避斧鉞冒昧上陳伏惟陛下嘉納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請終喪制疏 馬從謙

尚寶司司丞臣馬從謙謹奏為因聖心以崇至孝以酌古制事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然而賢者之心猶無窮也要亦古昔聖帝明王揆諸天理本之人情立為中制以傳天下萬世必使過情者俯而就之未至者跂而及之也非必謂此足以盡報其親然亦藉此以少稱父母三年之懷之愛耳初非矯飾於外以邀人之譽免人之譏議也謂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於人子之心也斯禮也所以明天命也憲天則也立天綱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篤人倫也成人性也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曰因心之孝又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考之虞舜攝政二十有八年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為堯三年之喪禹為舜三年之喪太甲之末入亳高宗之在諒陰成康之制視古益密皆三年也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由是觀之自堯舜以至三代盛王雖不能無損益而獨三年之喪未之有改也至於朕廢古制減節喪紀陋哉漢文之所為也以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自便而忘其親

臣以自便而忘其君莫不心知其非而卒不能復古之制以自便之私也雖然以區區滕文猶能復古制於五十里之國民到於今稱之惜哉漢唐宋之英君狃於羣議以堂堂天下萬姓之主敢於忘親而甘蹈文帝之陋規中間有晉武帝議之而未行魏孝文行之而未備周高祖但行於五服之內而不及羣臣宋之賢君能行於宮闈之中而未能明正其制以廣示天下固將有待於今日大聖人之改定也邇者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

后升遐雖有遺詔以日易月有司不過仍舊具儀節陛下遣在𤜶疚哀痛之中不暇詳議遽為批答臣知陛下之心必有不能自已者求所以自盡焉而已矣夫曰自盡云者謂非人心所能與也時制所能拘也根於心發於情作於寤寐起處藹乎莫之能以自禁也果何以見之迺者角門發動哀意慘苦陵兆興役衝寒奔視羣臣莫不為之感泣以隨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制令天下臣民皆得以終三年之喪於天下臣民

之父母違者罪以違制是驅天下以禮道也而陛下獨遵以日易月之制恐非躬行率先之孝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臣聞陛下之在蒲邸天啓仲慧尚能力持喪紀於睿宗獻皇帝之上賓乃今不得行於大行章聖皇太后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反不能議禮制度考文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伏覩我朝制作釐革舊習超出近古至矣美矣至於禮樂待百年而後興者又在今日也若夫郊之為四廟之為九正

皇天之號去孔子之封籍田明堂以次舉可為一洗
近代之鄙而上追唐虞三代之盛軌矣至於喪禮猶獨
因陋就簡未能真切以示孝於天下臣是以知陛下之
心必不能若是已也曩於哭臨之日臣見九駱八蠻之
來王者莫不成服以趨天朝之盛又莫不泣下以哀陛
下之哀而朝鮮陪臣猶為執禮將謂聖明舉動可以立
範華夏表則萬世邇者山陵之議慎重未決喪紀之制
慱采輿論一則曰有見者即當言一則曰亦不必讓禮

官益見陛下虛心誘導之委曲皆惓惓不能自已之至情也竊以陛下惓惓不能自已之至情加之中外臣民四方萬國之仰望急宜悉意宣示至意力返古道定制立法以揭日月於中天使萬世君人之為人子者得以各申其情於父母此一舉也揆之天理而得本之人情而安放之四海而準俟之百世聖人而不貳則大聖人之孝可以光天下垂無窮矣斯舉也不有望於今日之聖明將誰望哉臣恐易日之制已畢内外皆從吉矣梓

宮在殯誠有未安不能不貽陛下他日之悔也此臣之所以不能於無言也而或以為哀詔已發而不可易臣愚以為事固有一定之而不可易亦有十易之而不為病惟顧禮之是非何如耳今日之事但當改定於哀詔既發之後蓋哀詔者奉行大行皇太后之遺意改定者又聖天子仰答之孝心也或者以為三年之久恐妨民事之吉凶臣愚以為此不過襲漢陋者假借之言耳豈可徙重而就輕下徇天下之情而阻我天性至愛也雖然

此亦無難者固不必膠於三年不言萬幾之盡廢亦不必直禁三年之嫁娶隳四時之祀典乞下禮官博考唐虞三代之古制采集漢唐宋諸儒之議論兼求宋朝宮幃三年之禮度而參訂之出入古今酌量輕重變通權宜上不廢郊廟之禮下不廢天下之萬幾然後上請裁定以終三年庶幾化導之有本統紀之無外性出一原禮無二制而天下萬世之為人子禮者無容議矣臣前為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亦嘗與於禮官之末愚昧一

得不敢不為陛下陳之

財用詘乏懇乞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臣惟近日北邊騷動烽燧日警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户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

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歛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

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臣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神

樂觀樂舞生内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窠臼且多臣不能悉舉葢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隷廩禄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縻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户口猶夫祖宗之户口也賦税

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厮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産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幷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内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筭定擬

停當備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禄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臣又查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内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出明日内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户以備上納臣固知聖明節儉之

德終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
乾沒於其間也葢其經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
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眞偽不敢辨其是非
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憂
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
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禄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
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
周公於凡王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為

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陛下倣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自無所容而

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
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
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或
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
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則
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
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
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

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産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戸徵焉盡如諸

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浸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谿壑未通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

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户日徵
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陛下念時事之
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
當事大臣務要著實舉行毋得陰為庇護躭延歲月曲
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夤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
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
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參
奏治罪仍徧諭京城内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

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國豐而裕無功不成
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邊人宥之則為舜之格有苗
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為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
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祖宗顧不足以示
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
歲而不及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
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
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財已

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塵伏惟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鑒亮建言臣工以貽聖德疏岑用賔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内該太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天恩深厚竭瀝血悃以圖補報萬一

內條陳定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聖旨周怡這厮抗違
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昌時仰
荷陛下推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
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當祗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明庭之辜罰
乎繼旬復接邸報內録有怡前疏全抄臣等再三披閲
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

似與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陛
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此誠天高
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但臣等
竊思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風喪心其
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
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
君臨御在上知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顧

亹亹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葢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回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怡者直以感激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陛下之録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以事君者以盡其愚忠於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内首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

為是以抗陛下天地之尊以觸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裨於高深則怡顒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陛下天縱聖神寛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登極詔内又有許諸

人直言無隱之條復終之以贊聖軌而翊皇猷尚有資
於忠藎之諭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鄰者誠著明
矣周怡感千載之一時思效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
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爾即怡之能直
適足以彰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陛下當亟賞之何乃
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
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誦之頃陛下之收録之者亦必
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主而事之

以伸未究之志詎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陛下收録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効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況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内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恭閲其疏内亦有云惟願陛下萬有千載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

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於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於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

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負於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别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欣望之至

明文海卷五十五